

曲肱齋全集第20冊

曲肱齋短笛集(下)

陳健民瑜伽士 著

網頁版

曲肱齋合集

曲肱齋合集
陳健民題



網頁版

曲肱齋全集

陳師弟子

鈺堂

敬題



作者陳健民瑜伽士



陳上師在柏克萊關房佛壇留影

陳上師講《淨土五經會通》第41次時留影





下·陳上師在灣區捷運車站分贈佛書
上·陳上師在尸林藉幽





下·陳上師講經之神采

上·陳上師在香港放生三船共計六萬命





下・陳上師修三身頓瓦法超圖
上・陳上師主持火供（七十年代）





下・陳上師在善金山金門公園放生
上・陳上師主持火供（八十年代）





陳上師加持龍王寶瓶

陳上師在龍宮海邊打坐





最後遺囑及聲明



最後遺囑及聲明

本人陳健民，出生於湖南攸縣，現為美國公民，居住於加州阿拉米達郡柏克萊市，謹此聲明此為本人之最後遺囑。

- 一、以往所有遺囑皆作廢。
- 二、本人所有著作永遠維持非賣品供衆，但是僅收成本出售流通亦可。所有本人著作之出版皆應事先徵得林鈺堂居士之同意。
- 三、本人之所有銀行存款，於何堪房租、醫療費、火葬費、學費、朋友及定稅款，分別贈於如下：
 1. 總額之一半由在湖南之親屬 陳相欽、陳公銀、陳公錫、及潘雪明四人之間均等平分。
 2. 總額之一半捐贈普賢王如來壇城，供做下列用途：
 - (a) 其中四分之一充做台灣金山五輪塔之維護基金。
 - (b) 其餘四分之一充做本人骨灰塔之建築基金。此塔應建於台灣金山五輪塔之近側，但不得移動五輪塔本身。
- 四、其餘所有產業，包括佛像、佛書及法器等等，皆贈於林鈺堂居士，以供下列用途：
 1. 所有佛像集中一處，供大家禮拜。
 2. 所有本人收藏之佛書集中一處，供大家閱讀。
- 五、本遺囑所未提及之任何親人皆不得繼承本人之產業。

本遺囑執行全權委任林鈺堂居士且免其繳納保證金。林鈺堂居士得自行決定執行之方式及細節。若有未盡事宜亦委林鈺堂居士全權處理之。

立遺囑人：陳健民 簽名 *陳健民*
Chien Ming Chen

住址：2108 Shattuck Ave. Apt. 4
Berkeley, Ca. 94704

見證人：黃百助 簽名 *黃百助*
Juan Bulnes

住址：2000 Colony St. #5
Mountain View, Ca. 94043

見證人：黃明德 簽名 *黃明德*
住址：33779 Quail Run Rd.
Fremont, Ca. 94536

見證人：閔忠 簽名 *閔忠*
Chun Kan
住址：4743 Wild Meadow Ranch
Santa Rosa, Ca. 95405

一九八七年九月七日



曲肱齋全集 第二十冊

目錄

短笛集下集

相片

陳上師遺囑

羅序……………一七

附羅膺中夫人趙紉秋女居士寄贈作者原稿影印題跋 趙紉秋……………二〇

張序 張澄基……………二二

我的丈夫的詩生活 勳 適……………二四

家居類……………三〇

國難類……………三六

止觀類……………四三

懷感類……………一一二

供佛亦見採小蘗已經全放
美枯來從外好看如持刀
隨喜瓶心改第廟

右系家居十首之一

陳長有跋

羅序

攸縣陳健民居士近輯所爲絕句，曰《曲肱齋短笛集》，屬爲編次，兼索弁言。居士以無盡悲願，示現維摩，承事康、藏諸大德，一徑直超，早覲本面，覺囂自在，爲無事人。其所契證，具見《曲肱齋反省錄》二十篇，自非無目，孰不驚歎。今此集則無事人之無絃琴韻也。夫法門無量，機感多途，而娑婆有情，耳根最利；是以馬鳴大士郊市行歌；密勒日巴深巖獨唱。其在震旦，則有寒山、拾得二大士，以老婆之心事，爲童子之謳謠，此皆獅子雷音，攝于短韻，應眾生性，普被三根，蓋後世禪門詩教所宗法者也。居士此集，發唱戊寅，編及乙酉，爰自雪山晏坐，迄於兵後寧家；聖諦凡情，無不畢納，隨緣顯色，如帝網珠，而無量智悲，儻然不掩，吟諷再四，不知涕泣之何從也！善讀者隨其夙植，各領所會，下亦厭離塵縛，上可直契無生，智印佛恩，于是乎在；雖以庸之不敏，摸象指月，與有得

焉。

編既竟，爰弁數言，用當禮讚，籟音谷響，識者詳之。

丙戌秋盡江都羅膺謹序

石請二首其一

駭馬已隄他境迹深池一階幾千年
皆人夜半長吟歎矣

到天明款不憐

其二

涸水何如百尺泉
笑回本覺蒸心田
涅槃未必誰相送
得

力平生解自憐

羅膺中夫人趙紉秋女居士寄贈作者原稿影印題跋

此集膺中生前受託陳先生校編，校編既已，付印未果。膺中常以眾生不賭《短笛集》，不能沾陳先生法雨爲憾事，臨終頻囑秋以法爲重，切勿遺失。《短笛集》原由愚夫婦手抄數本分寄各友處。此次香港刊印者，爲秋寄存黃欽哉老居士處之稿。秋與陳先生久失音候迄今十載，最近由韓大載老居士處得陳先生印度地址，於通信中始悉短笛未停，出版有期，愚夫婦珍護陳先生手稿勝如牟尼寶。今蒙陳先生來函，慈悲以原稿相贈。秋感謝之餘，不忍甘露孤飲，法雨獨沾，撮印數首，刊之新集，聊以供養諸善士焉。

趙紉秋誌於北京

按今本就原稿加人留印各詩再行分類，故編製略異，承羅趙夫人遙寄陳先生手筆，特刊諸篇首，當爲讀者所樂睹也。

校者附誌謝意

張序

健民先生是我廿年的老道友，在過去廿年中，他無時不在苦修精進；他閉關禁足，實修定慧，前後已有十五年以上的歷史。他在佛法上的成就和造詣，據我所知，堪稱當今唯一的大瑜伽行者。在佛法中，他不但是我的金剛師兄，幾乎可說是我的上師。我對佛法的認識，有許多是由他的啓發和指示才得到的。世、出世法中，我們都是共艱辛、共患難的同志，和興趣相投的好朋友。他的詩文，尤爲我所敬佩；他的佛法文章，許多都是空前的劃時代的鉅著，可惜至今許多尙未發表。他的詩，因爲都是至情之作，所以清新可誦，感人甚深。他深厚的中文素養，廣博的佛學知識，切實的修行證解，至真至誠的情感悲懷，加上身逢世亂，困苦流離，才能寫出這些不朽的詩句來。由他的詩句中，我們看見一個真正的學佛人，在艱難的菩提道上所灑的淚，所流的汗，所發的歡笑，和所得的滋味。陳先生

的《短笛集》，不但在一般文學上是一個輝煌的成就，在佛教文學中尤算得起是千載少有的佳作。他的《短笛集》，將會給學佛人帶來豐富的精神食糧，鼓舞他們的信仰和奮鬥決心。從他的《短笛集》中，人們將得到無比的精神安慰，找出真確的人生指針。

張澄基
一九五七年六月

我的丈夫的詩生活

勳 適

「直將身世當詩篇」這句詩，是他憶岱老一首絕句中的第貳句，借來說他自己，是恰相合。本來他是一個純粹的佛教徒，平日對於蘇曼殊在學佛的立場上，沒有好評。他在與我結婚時，直至悟道以前，曾自禁止做詩，並且勸歐陽森老居士戒詩。有「一息不來春去也，問君還有幾多詩」句，所以本集中并無關於我倆結婚的描寫。在我未曾與他見面以前，就聽說他是個小詩人，他在十三歲時，已有《幼幼詩集》。當他禁詩時，居然自己把它焚燒了。據說蓮池大師的七筆勾，助成他的焚詩的決心不少；那時他正醉心於淨土宗。

他從諾那先師在匡廬觀心習定得見後，常常有種安樂刺激他恢復做詩，但是他仍舊堅持不做；只選些古人詠道頌古的詩句，自己誦誦。自從由西康木雅雪山閉關後，他才開始打破詩禁，他發願以詩詠道，只作絕句

或古風，仍然禁止做律詩。所以本集盡是絕句，《長歌集》便盡是古風，〈出離〉一歌，連用九十幾個同韻字，長至百八十句，一氣貫注。

他認為格律派的詩不適宜於詠道，惟是性靈派相近，但他卻在性靈派中別創機感派。機不自來，三月半載，不見一首詩；機自來時，頃刻之間，可得絕句數首。他說詩不是人做的，詩的本身，原來存在機中，他只寫現成的。所以他每一首絕句，至少各有一句從機中得來的，現成的，而這一句大多數都是每一首絕句的末句。其餘三句隨時依它的伴侶，順勢湊合的。有的自然是截律詩的中兩聯，如流水對，不須人去對，他自己本來就是兩對。如「有意傳君無法取，將心學我也難成；回頭總是君多事，撒手猶疑我薄情。」毫無一點人爲的勉強對仗的姿態。其餘大多數是截律詩頭尾四句的。

他的詩就是他的生活的寫照。他的禪生活與詩生活是分不開的。本集的止觀類、童心類、寓意類，似乎偏重在禪，而實際就是他的生活；山居

類、岩居類、船居類、寒林居、家居，似乎偏重在生活，而實際就是他的禪。禪是他的詩源，同時大悲也是他的詩源。如關俗類、勸化類、國難類，很多都是淚，而不僅是詩。讀者可以直接聞到他的哭聲在本集裏。記得有一次他在獻花巖出關後，家人會聚在一處。他笑著說，今天我要你們大家同我一起哭。我們正在笑著，他便唱著「四方散處一家人」那首絕句，弄得我們果然大家哭作一團。我哭著說他：「禪家最忌作弄精魂漢，你自己不肯弄你自己的精魂，卻要弄他人的精魂，未免太惡作了。」

他在密法修行中，也有些春王歌式類似《玉臺新詠》的詩，我並不禁止他發表，但是他自己卻要留著將來加入密傳中印行。所以本集令人哭的多于令人笑的，希望讀者將來在他的密傳時，把這個缺憾補救罷。

他認為歐陽修的三上——馬上、枕上、廁上——固然易捉著詩機，而同時他有所謂三中——空中、夢中、閒中——也易得遇詩機。他有些詩是從空中天語得來的，有些詩是夢中、光明中見到的，大多數是在閒中碰到的。他嘗

說、他的詩如從天空中攝取自然顯靈的神像，他不過將機關一按，便照下來。在本集「其他類」中，有些關於他的詩的見解，讀者可以推知。他有時只得一句，就讓他一句擱下；有時兩句，就讓他兩句擱下。譬如他去西康時，在成都少城公園茶館中，有兩句詩「四座風生三寸舌，百年浪擲一杯茶。」留康前後學法譯經閉關三四年，再過成都，在街上見有一個小酒店，大門上懸有一匾，寫著「不醉無歸小酒家」，他就聯想到那兩句。用這句作第四句，路上便增加第三句「明朝未死且相約」，才完成這首絕句。成、渝間佛門同學，大半早已口頭相傳了。

他的心靈已詩化，所有見解也詩化，環境也詩化，詩中如「早已安排詩一篇」，如「依然處處見詩禪」等句，都已明明顯露了他似乎把宇宙看成一篇沒有窮盡的古風。他所經歷各種瀟灑的、困窘的、平靜的、顛沛的各種境界，就是一些悲歡啼笑的絕句。我們眷屬呢，不過是他的詩料。他的閉關學佛，無非欲窮究十方一切大樂智慧身的大樂根源，和千百億的化

身大悲根源；這大樂、大悲兩個根源，就是他的詩源。他認為唐朝所倡的「詩禪合一」的口號，不夠為完整的佛教詩學，務必具足悲、禪、詩三位一體，方算完整。漢人詩集中，唯有《寒山》、《拾得》兩集合這個標準；藏地《密勒祖師歌集》和其他祖師金剛歌集，都是從悲、禪、詩三位一體中產生的。吾人當追求詩源，不當追求詩學。當知我的丈夫曾經過一個禁詩的時期，已在上面介紹過了。

我的丈夫的詩生活，簡括說來，他是生活在詩裡，卻不是詩產生在他手裡。他所創造的機感派，所謂詩機，原來在無始以來就存在的，在無終以後，是不會窮盡的。詩機在先，感召的人在後；代代都有感召的人，不是那一朝那一位可以霸佔的。所謂「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一百年。」此所謂風騷，如彼山河大地，原來先詩人而存在的。國難中他預知其事，先攸縣淪陷三日歸來，他把我和我們的兒女帶著在他的詩境中生活。詩中所謂「途逢佳景且閒立」，我們都在閒立著；所謂「邀來明月過平沙」，

我們都在過著。我們許多國難應有的苦惱，都在他的詩境中消失了。希望讀者都加入他的詩境中去生活，裡面有大悲，有大樂，有笑有啼，卻都是超世的一個境界。我的丈夫，他早已不單是我個人的私家伴侶，他已獻身如來家，也就是獻身給讀者，願讀者的賞鑑，比我更能深進一層，這是本文最後我所期望的尾聲。

家居類

憶家居十首

無事偕妻踏夕陽，前村恰好有蓮塘，老農喜我夫妻到，移椅安排花一旁。
難得一年一次回，隨他趾甲長成堆，到家沐浴安排好，細看吾妻代剪裁。
供佛呼兒採小蓓，已經全放莫拈來，從茲好看加持力，隨喜瓶花次第開。
鼠欺人靜偷齋飯，烏掠簾空啄供花；卻是夜來眠味好，不須防賊到貧家。
亂他本味最堪嫌，建議爐旁輕放鹽，一箸親嘗妻叫好，打霜青菜自然甜。
吾妻繡佛供西藏，時復逃禪立彼旁，不是須與離不得，參針喚我作商量。
重題舊事令心傷，惹出鄰婆淚兩行，不是輕佻多戲弄，藉催妻子念無常。
小屋惟容處士居，滿窗山色半床書，已嫌紙筆多狼藉，不畜雞豚免掃除。
不是憐蛾燈不燃，今宵闕少買油錢；何當剩得天公好，未到睡時月總圓。

不羨巫山夢一遭，家居也自有風騷，于今落魄江湖外，背癢誰人肯與搔？

初春農家

春宵圍火話家常，預計蠶姑幾樹桑，曉起家家無別事，送兒入學早炊忙。

憶內四首

焉能盡與古人同，也解參禪習定功，最是今人難得處，翻因詩意愛吾窮。
教子時聞雜哭聲，總期堅苦早成名，自從遭劫家尤困，未肯隨人訴苦情！
少小女紅便擅長，長來隨我補衣忙，懶從世俗翻新樣，繡佛曾經獻法王。
不曾蹙頰嘆無錢，隨我困窮數十年，家事積勞成半老，面容猶是未婚前。

鄰家贈乾塘魚

不畜雞禽不養豬，鄰婆送我乾塘魚，活鱗且放江河去，死已無妨學子輿。

憶母十一首

和包墮地一團癡，纔得出胎便愛之，星士有言長罽口，吾兒落個好辰時。著筆是誰點額前，常從日者問因緣，宿根曾許如來種，卻恐出家學佛仙。額前小痣，生時即有之。

時向庵堂卜吉凶，何曾萬戶受君封，持籤到處求人解，總謂吾兒終不庸。戒殺從兒斷口肥，客居記取有誰歸，現成雞腿遙相寄，未得回音只恐違。逐月三元零用錢，店家時說有兒賢，人間供奉何庸算？勸得修持未幾年。惟是兒時鬧膝前，長來難得在身邊！聞歸笑裏猶含淚，慣把親兒當客延。有子何嘗盡子情，遍參豈止五三城，到家才許歸期巧，又問何時罷遠行？六旬晉省侍流連，一任繁華過目前，笑謂窮兒歸去好，名名想買那來錢？怕兒難作送終人，長跪佛前帶淚陳，病裏依稀常見我，可憐我正在風塵。記得離親赴遠方，村前相送淚汪汪，如今重到呼兒處，風木蕭條蓼葉黃！十載參禪夢一場，昇天說法豈尋常？何年得滿地藏願，怕憶眾生都是娘。

答妻問西來意

鏡影齊眉成一對，西來祖意答吾愛，當前未識自心貪，卻笑趙州猶有在。

勗鑑兒

何事人間第一難，長兒得力母心寬，難中更有最難者，不順妻言順母歡。

憶愛別離苦

行色匆匆故意忙，打包催飯令相忘，鐵心未肯陳私語，惟恐辭哀淚更長。

赴城借糧途次，信宿歐、朱二賢家，雨中強辭歸

春雨連朝總不開，芒鞋拖帶客心回，何期暗合東家意，未許天公晴轉來。
東家喜雨阻予行，別有人求日日晴，不是夫妻難久別，朝朝量米數歸程。
於今泥路更難行，偏是有錢不至誠，水落石橋三兩石，零星猶見古人情。
我豈猶嫌行路難，百年光景半居山，此來借得兩挑米，又上花岩再揜關。
二月春光半在途，溼泥路上雨模糊，和身寫入米家畫，略異流亡鄭俠圖。

發訓鏡兒書後

海外掩關親反疏，數行家訓趁禪餘，教兒不是憑空口，憶昔躬行帶淚書。

憶兒時四首

躬行帶淚憶兒時，未足標明盡孝思，有兩三端微細事，吟來欲令子孫知。
患咳祖公近八旬，接痰持碗侍床前，疑聲事後猶奔走，時已生西四五天。
晨興獨起趁黎明，私塾點書第一名，起得早時身體好，常將警句向親呈。
威望少年說老成，莊嚴木訥不多聲，阿爺醉後家人懼，推我父前可解醒。

憶母曬鋪

遠方求學憶當年，勸母曬鋪莫久延，天竺客居誰勸我，聊因憶母曝青氈。

義覺中流是風塵水子回
宗苦煉親妻在浪字中言
四方節度一宗人

百有歲士自送

國難類

梅城淪陷雜感十四首

一任風謠佈滿街，依然運水與搬柴；
黃巢殺人八百萬，難舉陳公一草鞋。
陳尊宿故事見《五燈會元》。讀者試參：「健民如常避雖，草鞋已被寇舉也無？」

一犬吠形百犬聲，松濤鶴唳走疑兵；
途逢佳景且閒立，還向流離路上行。
竹林岩穴渡生涯，只見烽煙不見家，
借問劫餘何所有？過街藤葉長南瓜。
小住溪橋餐晚霞，邀來明月過平沙，
放懷我自堪流浪，怕勸妻兒莫憶家。
故鄉豐采別多時，避地隨緣任所之，
花盡港回山路轉，小橋野店遇新詩。
家徒四壁早蕭然，炸倒頽牆值幾錢？
隨處綠茵堪入定，不須留我一青氈。
古剎破寮暫結跏，隔離野老送香花，
自欣顛沛能如此，何必吾廬便是家。

曾閉關一七于洗劍湖

我是東南西北人，長空一片孤雲身，初聞鶴唳投僧舍，纔到梅峰便小春。
梅峰在攸北文明善，以十月到，故云。

平生慣受友人憐，荷葉作衣未果然，一自舊袍歸劫火，隨人長短結良緣。
渡口漁翁方佈網，岸頭野老正燒山，尋常一樣人間事，身處亂離便覺閒。
流離路上易傷神，見色聞聲總不真，三月暮春啼乳子，吉凶何與世間人。
王老餘財滿路挑，今朝劫掠在山腰，早知到處不安靜，大好隨他伴屋燒。
全城房屋皆被炸盡。

翠聳雲層山合抱，煙籠林壑水多灣，好將世亂時窮日，消納富山貴水間。
從無長物堪淪陷，薄有虛名難掃除，逃到時人不識處，立錫無地正堪居。

乙酉春望劫後梅城二首

梅城焦土接荒郊，春色依然上柳梢，癡心欲報舊時燕，無復南來覓故巢。
烽煙鎖遠圖，寂寞故園蕪，翹首東郊望，春歸有意無？

疏散

滿城人似鳥驚飛，一別誰知久不歸，田野相逢忙借問，王師何日破重圍？

難民裝

兩袖清風一布袍，猶嫌貧士太清高，老農爲我披襤褸，笑謂如斯便可逃。

令兒輩自運柴水

惹得書生日日勤，何嘗一字值分文，教兒且學挑柴水，近日能擔五十斤。

亂世文章不值錢，自古已然；一時之變，非經世之論也。

憐某家劫後犬

雞豚掠盡戶橫陳，覓鼠貓兒過彼鄰，獨留搖尾生前犬，猶自蹲門候主人！

自慚

間有因緣得野蔬，不曾彈鋏嘆無魚，常將密祖餐麻比，每飯自慚總不如。

無家九首

勸妻切莫再興嗟，世上原無不落花！已破愁城才得睡，又從夢裏哭無家。
劫後逢人總怕題，故園原在縣城西，途中偶被村夫問，惹得妻兒一路啼。
長兒帶瘡走風塵，次子回宗苦憶親，妻在娘家女寄養，四方散處一家人！
四方散處累姻親，挨食傍衣只爲貧；未必天公難照看，有心磨鍊修行人。
到底心如工畫師，行人也有斷腸詩，傷心最怕飄流苦，吟到無家淚不支。
畢竟修行胡爲乎？豈猶戀戀憶庭蕪！死心欲斷飄流苦，忍見家人常在途。
伴我岩居有笑時，故園寥落已忘之，今朝爲我籌糧去，怕受娘家慰問辭。
影隨蘆葦深深見，路轉山陰步步遲，何事已行猶遠望？怕逢人問在家時。
嫗問如何不勸妻，寬懷自遣任人迷，勸妻只有不題好，說到無常我也啼！

勝利後回梅城

憶昔有家歸未得，而今歸矣卻無家！可憐焦土枕淅水，不及閑鷗臥白沙。
無情最是半頹牆，仍舊參差在道旁；間有街頭新市面，不如村落小墟場。
巷口街頭路也疑，到家依舊是流離，東張西望將何爲，處處聞人賣地皮。
當年小住也相宜，今日塊然露屋基，想像神龕原在此，憑空欲拜轉猜疑。
故園重到不相親，恰似劫前過路人，瓦礫堆中權共話，爲逢比屋百年鄰。
飛彈一著滿城倒，檢點殘餘不忍掃，白骨猶疑鄰舍翁，黑灰知是誰家灶？
劫後歸來理碎磚，姑將勞力抵工錢，陶公運甓初疑古，苦到自身始恍然。
埋沒辛勤幾百年，滿街瓦礫雜腥羶；兒童未與成家苦，笑檢灰中古老錢。
王師飲馬近長城，剩得哀鴻四野鳴，我自無心愁得失，也隨人淚灑同情。

劫後難爲別

時有尺書召我來，也蒙義士欲疏財，家人已是四方散，難定他年何處回？
憶昔離妻天一涯，遙瞻定處可思家，而今家破隨緣住，教向何方引領耶？
最愛吾妻明大義，未嘗阻我遠行志；臨行強笑祝平安，回到空房淚自至！

昔年猶有空房在，今日飄流依姊妹，最是劫餘難遠離，家書何處稱吾內？
搜盡笑林故紙堆，愁顏無計使卿開，早知今日還須別，應悔昔年望我回！

未必

未必天公早定排，開門警士已離街，防空洞裏人千萬，容易一宵便活埋。

決堤

決堤衝破幾多城，兩岸浪淘鬼哭聲，百姓尸浮千萬具，不知那個是夷兵？

放火燒長沙

一夜火延萬古愁，長沙舊有賈君憂，而今人共城燒死，不及田單一火牛。

曉雨滴巖真韻
透曉烟鄰
石磬豁初院
早參禪
玉泉處士選

止觀類

禪侶

彌陀共我一庵，庵外四浮淺嵐，詩影常來作伴，禪心樂與對談。

禪功

猝然遇著成俘虜，卓爾提防等脫逃，看透色空無主敵，當頭一棒不爲高。

自況

邇來三事依然，吃飯出恭睡眠；畢竟無心學佛，被人喚作逃禪。

無間

在輿則見倚于衡，立則見其參我前，寢饋羹牆無不在，仰之彌高鑽彌堅。

書癡

回頭識得是書癡，縛我名韁悔太遲，人是少年心已老，天真斷喪在兒時！

夢中授記知之便了還須好生睡去

明知是夢轉成癡，幾度思量授記辭，寄語行人須照了，偷心竊發枕邊時。

即事

有意傳君無法取，將心學我也難成，回頭總是君多事，撒手猶疑我薄情。

偶感二首

臨淵何必羨漁台，結網還從舊路回，忍辱縱能跨下去，不如還手脅間來。
委蛇難伏芸芸眾，狂放好調上上才，多數都嫌棒喝去，幾人納履過橋來？

問君

問君是否死心耶？學道無妨酒與花，昨夜夢中曾作客，四香閣裡一杯茶。

癡愛

了知空性不相背，色影如如常自在，太上無情語不真，悲心時復同癡愛。

如法修

但當如法一心修，果到熟時自有秋，緣或稽延猶可速，因如敗壞向誰求？

自笑

藏僧呼我作喇嘛，閩里相傳已出家；自笑聖凡都不像，汙泥池裏白蓮花。

日用

尋常日用味無窮，枯坐蒲團落斷空，跳出法身圈子外，曲肱飲水舊家風。

探花禪

緩步循流泉，溪頭遇水仙，相看一注目，笑是探花禪。

心瞞

十界卷於毫端，三時一指輕彈，還須鞭辟入裏，莫被自心欺瞞。

雙跏

昔日單盤且欹斜，經年苦鍊到雙跏，縱難消受金剛座，寧負從吾所好耶？

參看《朝佛類》

無題

無而顯現顯而無，心影身光兩不枯，活潑潑兮明朗朗，雖然融洽不模糊。

立身

立身欲與曾參同，常在薄冰兢戰中，不是權威能屈我，求無後悔到臨終。

放心

孟子教人求放心，吾今解放不須尋；可憐最是王婆苦，昨夜尋雞罵到今。

力疾

帶柩將軍赴戰場，渾身是膽好擔當，拚將朝露易晞命，換取光明大幻王。

上學

大似兒童上學堂，平平王道未曾忘，卻無心意愁難到，一路遨遊過道旁。

右二首，用功太鬆時，當誦〈力疾〉首；用功太緊時，則當誦〈上學〉首。

看念

看彼念從何處起？知吾心本不曾生，江南江北春光好，兩岸黃鸝一樣鳴。

狂放

狂放江湖一小舸，常將身世等浮萍，無愁易入睡鄉去，有夢都從笑裏醒。

除草

王婆除草折腰難，那解油麻樹上攤？安得龐妻常自在，草頭春意盡闌珊。

龐公曰：「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其妻曰：「易！易！百草頭上有春意。」女則曰：「不難亦不易，飢來吃飯困來睡。」公勗初學，婆說正機，女歸自然！後後勝於前前，然未歷前前，難得後後。

借火種遇風因唱兒歌

火種迎風過破屋，兒歌緩緩從頭讀：言阿言啞閃回家，又吃魚兮又吃肉。後二句，即吾攸童謠。

言阿言啞：緩行橋杆聲。

弄小孩

成人幾見笑頻開，最喜鄰家弄小孩，妙解老翁鬚子白，毛葱根向口邊栽。

放參

守株待兔微嫌早，劍去刻舟已太遲；放下雙跏都不管，原來起滅本同時。

乙酉初春枕上口占二首

春來睡意濃，無力話禪宗；妻問西來意，與君夢裏逢。

坦腹東床成臥禪，無心學道轉天然，黃昏睡起也無事，且抱吾妻一枕眠。

偶吟

坐斷去來今，頓超意識心，還須百雜碎，一曲七弦琴。

飽餐

玉箸輕挑嫩豆花，飽餐無事且籤牙；南泉只說平常道，依樣葫蘆柏樹桺。

趙州「柏樹子」話 不出其師所示平常道。

詩痕

禪心豁露無餘痕，詩意幽微不在言，已落藝林成故紙，難從筆墨溯根源。

題箋

點皴方塘滿鑑紋，情思飄展水天雲，松煙落紙成黏著，題到幽懷難寄君。

指青石示兒

青石謂如炭，兒童未肯燃；點金因笑古，黃葉止啼錢。

琢磨

增益不能好琢磨，道長任重逆緣多，能仁大事君須記，六載雪山苦甚麼？

可惜

凡人都是本來仙，可惜不明當體禪，擔起一場空擔子，能知放下也鬆肩。

破明

初修彷彿見空晴，切莫心生愛取情，一路無依竟坦去，管教夜境也光明。

學佛當足三餘

罷參精進在平居，已睡依然似醒初，直到中陰無轉變，堪稱學佛足三餘。
散者定之餘，睡者醒之餘，死者生之餘，三餘皆有法。

夜課

閒人夜課轉如麻，掃月焚香供晚茶，篝火稀微人睡後，壇城付與鼠當家。

黃昏獨步茅蓬內菜圃

一箇青氈處處家，時蔬不用融籬賒，黃昏獨步瓜棚底，數點新開具實花。

莫嫌

莫嫌輕賤莫嫌欺，正好調心是此時，大樂普賢原一味，鹹酸苦辣都如斯。

髮

疏狂但喜少拘牽，長短隨人辨醜妍，肯自從頭作主宰，何須搔首問青天？

閒散

心光混合到氤氳，閒散還同空裏雲，不是嵇生疏懶慣，原無一事費辛勤。

虹光

虹光幻作眼前花，放卷原來在一家；笑煞當年誇大事，從今不作佛陀耶。

收放

放之則彌于六合，收來卻在一毫端，不放不收空過也，枯木群鴉一樣寒。

答某尼問學空行母

願學空行胡爲乎？且看東壁挂葫蘆，尼僧錯解箇中意，笑我趙州淡欲無。

鶻突

糊塗到底是天真，笑罵由他風弄唇，獨怪當年欺自己，而今事事不瞞人。

笑王理成居士勸上吠琉璃宮

呵呵笑破吠琉璃，一種平懷萬類齊，月白風清無著處，夜來依舊臥樓西。

啓請二首

瞎馬已臨絕境邊，深池一墮幾千年，盲人夜半長呼籲，哭到天明孰不憐。
淚水何如百尺泉，哭回本覺落心田，涅槃未必誰相送，得力平生解自憐。

別文生林泉

仰則彌高鑽彌堅，君非晚輩我非先；驪歌且唱孔顏樂，倏爾後兮倏爾前。

答韓大哉老居士

端的閉關爲甚麼？莫忙呼我大頭陀，下山縱使如來也，卻較從前不會多。

陰霾

陰霾天氣易昏沈，放眼高歌絕古今，歌義不應天上有，教從何處覓知心？

高歌

空山放眼一窗綠，隻影高歌狂且躍，振翼雞公也可人，連聲讚美哥哥樂。

高人

高人興致晚涼天，明月清風披兩肩，花謝花開憑造化，雲來雲去總囂然。

少女窺窗二首

廬陵醉意非關酒，佛印空花觸目春，少女不知當體是，隔窗但作送嬌人。
似疑金屋處嬌卿，窺到便同受寵驚；我也孤懷欣顯露，相逢畢竟作麼生？

問雲

借問雲來何處乎？憑空降雨便成湖，桑田自古多埋沒，檢點蒼天一滴無。

即事

蕉雨聽愁罷，碧天喜放晴；困人誰有意，追想已忘情？

靈鷲山閉關禁語

此路原來說不通，說來也似耳邊風；看他吹動池塘水，浮子反能騙釣翁。

癬瘡大作，天語曰：平安成就古人無，因足成之

山岩慣處溼侵膚，點綴癬瘡奚怪乎！天語飛來蒙慰藉，平安成就古人無。

院中病吟十一首（可與《文初集·病裡正觀記》參看）

我也何能作藥王，聞聲知苦替呼娘，願收天下諸人病，盡作吾身癬與瘡。
息息常通交換情，收來五濁放回清；行人莫便無災苦，遍體瘡痍替眾生。
曲徑頻添花木深，美人臥病憶知音，當年人比花顏好，今日見花起妒心。
貯得嬌娥荳蔻時，病人但覺相逢遲；歐風敷衍娑婆苦，偏向苦中苦用思。
居家但覺事難了，入院方知身也閒！纔得幾分痊癒後，打包又向鬧中還。
念誦求除父母憂，見人出院也離愁，勸君再莫貪衣食，當作病時放下修。
吾非示疾老維摩，卻辱文殊問若何？我病由來還我病，當前大眾本平和。
天藍藥水遍塗身，滿院人呼藍色人，古佛天藍名勝樂，不同人處卻同神。
針口無端帶毒來，者番腫痛又成災，居然真箇流膿血，幾見黔黎贖得回？
試問愆尤何自臻，快心事賴健康身，常存戒懼三分病，求闕齋中憶古人。

曾文正公云：「人當常有三分病，可免放肆。」求闕齋其書屋名也。

身到鍊時嫌老大，心從病裏得清閑；身心畢竟無依處，轉覺安然似泰山。

茅蓬屋漏

從無俗客此間遊，漏滴門前總不修，偶向頸窩流下去，禪參一路冷湫湫。

日光浴

我浴青天白日下，恍如一朵白雲舒，青天浴我心空裏，卻似片雲點太虛。

無題

世間安樂在登龍，妙契真空是大雄；只用睛中添一點，便能破壁御春風。

焚香

無心計較短和長，信手拈來禮十方，卻有喇嘛來告語：我從遠處也聞香。

謝七爺顧我草廬

無事一身輕，偕兒顧草棚，此來放得下，歸去作麼生？

喜癩癒

苦樂于予一笑哈，反常莫謂不當該，愛他癒後輕輕癢，曾受一場痛苦來。

夕照

紅日照禪床，斜暉貼面龐，同參疑有意，愛晚不簾窗。

秋

靜中一念跨多年，勘透簾鉤大塊篇，莫道秋來殊肅殺，新篁梢葉已參天。

波羅夷四喻偈

試看石破復連乎？已斷樹根枝自枯，死後求生針闕孔，常將四喻勵前途。

即事

溪流隱顯樹高低，山裏行人路轉迷，爭似祖師從地起，一彈指頃嶺頭飛。

放參

薄捲輕紗廣闢窗，碧天容我坐中央，水晶宮裏吞光罷，踏破清明踢倒床。

輕安

無須對鏡影長明，比儼風箏體更輕，未必修來無骨肉，箇中從不瞀人情。

一念

萬年一念是天君，古往來今妄自分；日月升沈明體裏，何勞史筆紀功勛。

供艾

入冬杖履未經霜，花也彫殘草也黃，卻有空瓶閒不得，滿盛艾葉替花香。

三際

瞻彼在前非已去，忽然居後豈將來？反觀心內原無物，三際是誰妄剪裁？

羨乞丐

看他手裏總無錢，一任困來就地眠，死也安閒生也得，更無心意學參禪。

白癡

鼾睡如雷不自知，人情冷暖不常思，相逢老死不相識，我欲逃禪學白癡。

題某紀念冊

何須落墨費松煙，惹得人間到處傳，道是無題題不盡，情長紙短未終篇。

庚寅元旦發筆

遍地鋪金五路通，參差寶樹佈春風；當年一悟全都是，行到如今也大同。

不行到

聖凡都是強安號，本地現成無所奧，識得無心當下空，普賢王位不行到。

放參

谷風習習過寺，山麓小筍正試，也放蒲團稍休，窗前獨倚無事。

辱張澄基兄問進度賦此答之

錦注行程下問余，蟄居平淡了無餘，小筍初起誠飛快，已到高空似未如。

色空

色裏修空也是禪，雲裳月貌躡山前，不須交抱人間樂，一笑生成天上緣。

無事

無事無愁又一天，不須蓬島作神仙；人安本分天難管，心遠塵勞地自偏。

魔

好事難堪受琢磨，惡緣容易兩相和，觀空未及離邊際，心地不明總是魔！

時鐘停

正是鄰家炊爨屢，完成早課有常期，時鐘老到自停擺，蓬影憑窗看晷移。

桃源

不聞不問是非少，無事無心自在多，世外桃源何處覓？但將心地付禪和。

無題

純一冥融契太虛，此身真箇是多餘；下床拈取平時物，顆顆圓明也自如。

含淚念消災延壽佛

佛道宏深未易馳，多年僕僕強求之，願承恩德長延壽，會有渠成水到時。

罷讀報章已廿年

不讀報章不動情，不從犬吠受虛驚，卻因遊戲常同處，記得幾家兒女名。

苦修成癡想

綿綿密密盡心修，不證菩提總不休；佛縱有權能否準，卻無權柄斷吾求。

題自撰《近譬集》

難得坦途直上峰，山迴路轉偶相逢，有時求速心殊緊，讀此一篇也解鬆。

供花有感

十載光陰九別家，苦心呼籲淚如麻，縱然不聽憑空禱，也應憐兒常供花。

九態

九種嬌姿一樣真，法身標幟喜翻新，能承笑態難逢怒，不是風流極頂人。

正屋加租移入耳房二首

小巢華廈看來齊，隱士難忘岩穴棲，記得經云依止處，不離三藐三菩提。

昨共珠簾笑靨紅，今承耳室寄吾躬，報君忍辱資糧好，要與逢時先學窮。

觀舞

輕盈若水笑生渦，姿態襲人已入魔，聞說仙姑尤善舞，不知彌勒看如何？

睹舊稿癡病記

萬端如意難三兩，往事無須再過想，忽見案頭稿數篇，癡文重讀有餘癢。

嫉惡

嫉惡如仇也是狂，不同兒態卻能忘，纔承打罵堂前哭，含笑忽然又喊娘。

座餘

最愛窗開雨後，身心契合澄明，推倒枯禪半壁，有時獨笑一聲。

夢念無字經

大塊文章連我刊，不須對面展眉看，經書一本全無字，笑彼聖賢念不完。

懶散

小閣風薰雨洗之，得機猶懶寫成詩，齋餘散粒教誰檢，好鳥枝頭早已知。

關房樓下新到鄰居數家

疏疏幾處搗衣聲，零亂笑啼兒女情，我卻無心存靜鬧，一如空谷渡鐘鳴。

供花

森羅萬象供如麻，平等性光是佛家，得便也曾申己意，滿壇飄落紫薇花。

除鬚

幾分兒態也傳神，對鏡居然面目真，自笑鬚鬚除縱聲，未如全體反童人。

寫《禪海塔燈》稿

開窗正對五槐前，品點禪家案幾篇，莫是山林能會意，時飄一葉作書籤。

昏沈

陰霾天氣易昏沈，睡味深時定味深；依舊連宵風雨裏，一輪皓月照禪心。

破壽障

百脈朝宗勢叵禁，吾躬何處不中心，莫疑難得無疆壽，芥納須彌攝入深。

煩惱

煩惱窟中好用功，輕輕剔出玉玲瓏，不須掙扎勞精力，一念無心著著鬆。

躬行二首

少時狂妄已無存，順逆身經八九番，書到用時回味好，邇來尤信古人書。
少小窗前誦幾回，多番鑽仰自栽培，邇來經史無須記，行到足跟脫口來。

四溫藏經

註腳于今懶細尋，蠹魚負罪早相侵，三藏浩蕩重翻閱，蜂掠菊叢只點心。

知夢融佛相入身

高壇驚落夢中人，頓破無明契一真，知夢還從佳夢轉，消融佛相入吾身。

四依頌

心依勝法法依窮，窮到將亡必有終，終此一身何處死？死于野草碧岩中。

西藏古德四依者：心依于法，法依于窮，窮依于死，死依于岩。

事業慢

如佛東行七步蓮，我來爲眾服勞焉，休嫌處士多高慢，當了昔賢未了緣。

空性慢

普賢毛孔無窮佛，華藏莊嚴越量宮，百萬威神齊頂戴，等閒一指便歸空。
初發心學佛時，夢入大佛殿，無數佛祖，應指而空

孤獨慢

莫嫌出世少人親，人不相親卻有神，得力一言常啓請，願尊憐我是孤身。

本尊慢

凡庸顧慮盡愚癡，空矣是誰取捨之？率性而行平坦路，從今一任本尊馳。

正月十四密祖紀念日泣賦此絕

唾棄名登正史人，猶嫌黃老不精神，廓然未肯存仙佛，獨拜餐麻密祖身。

無題

見色禪和即見空，毛嬙嫫母一般同，總因空故能生樂，憎愛無須枉用功。

無礙

淫坊酒店豈貪愛，欲令心空常自在，能捋虎鬚如已鬚，周旋五毒方無礙。

解嘲二首

道場水月事如麻，那得閒工弄女娃；夢斷揚州欣早醒，窗前偶看半開花。
冰肌玉骨都無謂，桃色麻煩誰肯費，偶遇村姑展笑顰，老來情致少回味。

友人籌印拙作《曲肱齋尺牘》不遂賦此慰之

何必災梨禍棗忙，知交肯誦兩三章，多年隔別重相值，猶出舊函共較量。

晒鋪

得雨宜餐薑，逢晴且曬床，心田常坦坦，應景順時光。

無處

櫻唇含笑勢將開，纔轉秋波又折回，
村女有情頻自斂，翻從無處送情來。
參無處之情

鄰犬觀

未證離心姑嚮往，且承佛旨好懷想，
鄰廬喜看我燃燈，搖尾觀成人合掌。

觀兒女遊戲

跳繩女子當憑地，放箭男兒直指天，
我自空空無所據，閒觀兒戲也囂然。

即事

經余預報雖常準，但願凶耗盡不靈，
我豈神通賣弄漢？總因休戚繫吾形。

定光

凝然坦蕩絕邊中，能所雙忘真大同，
者裏雖無人作主，別來記得似晴空。

結緣

滴水纔投覺海中，江淮河漢盡相融，結緣不論錢多少，要遇街頭布袋翁。

睡光法庫

癡睡宛然鋪紙白，聽從佛祖標風格，圖成法範寫成經，永載人間青史冊。

澄基兄問定境賦此對之

氣停脈住心休，外內凝然一球，除卻光明運轉，別無半點營謀。

拙定密乘行者四關各一首參讀《文初集·致某老居士勸出離書》

初關曰出離

最是初關不易巡，沈舟破釜出離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後二用前人句。

二關曰長遠

行人大抵半途還，杳杳長征是二關！孤雁撥雲天外去，化城掠過萬重山。

三關曰忍就

小小神通是淺嘗，被人抬舉便堪傷，二心初動三關鎖，朱紱拖回帶水長。

四關曰生成

安得菩提值壯年，人天永住祖師禪，勸君早學長生術，衝破四關佛果圓。

用洋芋

滿盤雞肉縱堪誇，數點洋芋也不差，味好徒然高築債，心安那得比餐麻。

偶感

晝度詩歌夜度眠，飽餐終日慣逃禪，也該山下作牛去，細雨犁還施主錢。

咒食施畜

欲海橫流沒性情，初輪鹿野幾人行？街頭漸覺難相等，且咒稻梁度畜生。

度鬼趣

嘗聞鬼愛往生錢，雕板印行咒幾篇，焚化歸空灰滿地，可曾搭上法身船？

度天神

且憑妙解度天神，勤轉大慈尊勝輪，吹咒著香煙繞繚，霎時三界拜能仁。

泣溫密勒祖師傳

半老眼花流淚難，重溫數語已心酸，案前幾度開還掩，未敢從頭仔細看。

少小

少小曾經學老成，三家村裏也蜚聲，于今法樂多兒態，一任異鄉載罵名。

本尊觀

未肯常從枝葉動，風光本地自欣欣，尊身生起如遊戲，眉目傳神也似君。

鬧鐘

尺璧縱耗易再生，寸陰飛去不回程，憐君泛泛昏昏過，特地案頭鬧幾聲。

初參

恰似鍾情女子然，揚眉瞬目學參禪，非因鬢癢頻撩髮，惟恐一毫不現前。

老婆輕放小兒眠

輕輕放下輕輕拍，氣息輕輕停住脈，一吻輕輕離小兒，輕輕步出輕輕寫。

此身

此身脫盡假莊嚴，不避時人共厭嫌，絕我離心忘法性，教誰順世漫抽添？

念〈大悲咒〉有感

百億河沙諸佛陀，連聲共唱娑婆訶，茫茫十力猶懸遠，縱得到家奈老何！

夜月

收拾晚霞夜氣清，蒲團閒坐到三更，天公笑煞人謀巧，滅盡街燈月更明。

一瞥供

持花少女過窗前，一瞥便將供養圓，何必關中纔有佛，抬頭望處盡金仙。

五祕密眼

微微玉影微微照，光網微微相感召，定裏微微會得來，微微轉瞬微微笑。

時有叩關未應而自去者

叩關誰有事？一去也無蹤，那得閒追問，風馳半嶺松。

平庸

閻羅難向個中尋，不是孤居洞穴深，一味平庸齊法界，別無特點惹人侵。

火供波羅密果二首

久貯蜜味似蜂房，六度花叢萬劫忙，火供全壇燒不盡，曾經百孔與千瘡，
未供何能染指先，剖開蜜果也垂涎，平生不作欺心事，常覺佛陀在眼前。

吾妻來函欲我飛回

相思病後更難描，欲我飛回一放嬌，擬寄禪婆三十棒，憐卿質弱且相饒。

空樂二首

道是溫柔語未符，輕安細癢遍形軀，空中卻有如斯樂，說向他人信也無？
輕鬆化氣全身樂，緊湊回光到處明，無計可挑心念起，似貪不假愛情生。

三智三件

下智參禪也舉甌，中材法爾伴娼優，翳惟上智最難及，常與小兒共玩遊。

奇冤

千載奇冤謗小乘，于今大法少人承，勸君先取阿含路，百尺樓台從地登。

有感

即今休去便休去，欲覓了時無了時！心血古人都吐盡，可憐幾個肯從之。

前二句 古人語。

燃教堂特製三尺高洋蠟

高蠟巍巍照幾程，欲參日月顯光明，也知平等齊天地，獨怪凡心太遠生。

玩優優左右二圓盤，中心繫線，沿此上下收放。

年近知非心始知，青春辜負在書癡，于今超出孔顏樂，再不玩遊待幾時？
記得辛勤水月樓，腕平筆正學銀鉤，于今卻喜玩心重，漸復靈機上指頭。
水月樓：少時讀書處。

耶誕放鴿

耶穌受洗水之涯，白鴿降靈信不差，五濁何人能感召？縱飛一任落誰家。

方便

最粗方便最高深，五欲紅蓮七線琴，彈到闡提離罪業，毗盧許彼是知心。

飯烏

飯烏趁早晨，漫說羽毛身，十幾年而後，寧非受法人？

病魔

非徒醫藥緣難得，作個商量人也無，關裏病魔誰可救？殷勤專向佛前呼。

續夢裏句

低處修成高處馳，前前不到後遲遲，行人莫漫哀途遠，細檢芒鞋步步姿。

前一句，夢得。

無題

相見爲難別亦難，形軀逐業兩頭攢，心空及第光明透，同體融和便盡歡。

三少

修行首在存三少，錢少唯餘餐飯晶，話少自然離是非，心中事少誰能擾？

先兆

昨得芭蕉連肉香，今朝破蛋見重黃，何期雙運來先兆，應有和須助道場。

供曼達頌

不求田舍不求官，朝暮供陳曼達盤；但願群生成法器，莫教吾道落孤寒。

空樂

時或高歌仰碧空，喝聲突出草廬中，樵夫不識予心樂，都說此人有點瘋。

歡娛

香粉堆成小塔燒，層層蠟燭疊長條，供時也帶歡娛性，未忍須臾樂不饒。

即事

暫斷睡光謀補救，偶忘正念欲追償，關中自覺多虛度，忍見他人鎮日忙！

天語告某君求我，函詢果然因病禱告，翌日已癒云

天語遠通魚雁先，知君禱告用心專，箇中靈感難思議，音信到時病已痊。

破昏沈魔

要與昏沈戰一場，渾身披帶火金剛，魔巢直掃翻驚起，萬里無雲勝義光。

禪機偈三首

聖凡何處辨稀微，即此稀微已覺非，迷悟之間須自了，更無一點是禪機。
雖無一點是禪機，一墮危崖便不歸，直饒進退都難得，到此從頭聽指揮。
到此雖云聽指揮，居然作主便成非，紘紘事相平平理，不用禪觀自不違。

送司命

作福人稀造惡多，黔黎幾箇不從魔？上天休報民間罪，但說有人替懺摩。

即事

愚者自矜事已成，不知暗助有神明，智人了法全無我，遊戲華藏總不生。

野便

鑲嵌磁磚抽水沖，難從五濁免腥風，羞將便溺隨人溷，遺向自然懷抱中。

燃高蠟長三尺有奇

此是人間第一蠟，光明直照如來塔，願求佛祖大慈悲，不捨群生長接納。

憶古人

古人惟感滿天風，吹入空行洞穴中，不用世間邪誘法，雙融一度便成功。

集成語四句偈

放下全無，滿不在乎，行所無事，難得糊塗。

破話頭

釋尊猶自被人嘲，祖意話頭也要拋，白米現成春得熟，何須瓦子向門敲？

成語四句偈

如醉如痴，大而化之，拈花一笑，樂不可支。

喜念嫂到時澄兄與余同閉關

萬法如如欠什麼，何須孤處學禪和？破君止水湛然定，窗外有聲喚二哥。

普賢行

剎那分身遍有情，入其心地破無明，歸來不見誰賓主，笑煞普賢大願行。

輕安體

如嶺巍然如影輕，渾無疆界莫能名，冥融不落昏沈裏，景色明空一體成。

長遠嘆

悠哉悠哉，長遠不回！雁掠雲表，風緊聲哀。

與澄兄論方便道得失感而賦此

掃道纔能追聖潔，久經寒苦履霜節，回頭記得路高低，幾處荆叢幾處血！

有感

知風之自，履霜冰至，達者知幾，安居無事。

新晴

閒倚窗前看轉晴，昏天豁破景光清，山靈學我經行態，故遣雲移緩且輕。

新春花開

枯木石霜死一回，明知有腳步冬來，陽春畢竟解禪意，故遣當窗花早開。

喜重陽

昏迷雨季困山城，一到重陽日日晴，未許秋空孤碧去，紅黃幾片小風箏。

夜月

無中有路正堪行，石女相思木馬鳴，莫道禪人多怪說，從來月向夜間明。

燭盡

杖履逢花自香，送來也供壇場，今宵蠟燭都盡，卻免因風揜窗。

四月

四月炎天日更長，竹邊移椅向風涼，不求古德西來意，也讀禪書八九行。

無題

法居法位自來安，人境心三總不干，有意相纏生苦惱，無心不用辨風幡。

雪中展望

雪舞滿空花，誰人不戀家？寒鳥立塔頂，相對一聲啞。

月下口占

明星依舊照庭除，何處微塵不自如？大事因緣都已了，此身翻覺是多餘。

感懷

認影迷頭逐子虛，現前空過白牛車，街前曾有人相等，直到如今剩卻余。

勸狂禪和

且看從頭學牧牛，一回犯稼一回收，明知百草含春意，融洽未遑莫強求。

譚雲山示西轡記詩和此破之

何用靈山事強求，靈山那許罣心頭？法身豁破靈山塔，百雜碎時不待修。

雲水家風

雲水茅蓬爲余居北天竺關房之一

雲天蔭被兒孫，覺海融通水源，標舉家風不盡，凌霄翠竹三根。

底事

底事非惟嘴上過，腳踏實渡風波，隨流不肯參將去，更向何方覓佛陀？

曉望雪山紅

夜深風掃滿天空，雲霧今朝不復蒙，休道雪山終是白，曉陽初照也兼紅。

加持

且破心頭一點癡，十方何處不加持？圓明佛眼常相照，只是當人不自知。

冬日早起

月色欺人曾覺早，睡光歸體又驚遲，開窗俯視山村裏，多少夢魂正得時。

睡光中得半偈醒後足成之

了了時無可了，玄玄處好施功，空裏蟾光無用撮，幻中遊戲不朦朧。

前一句：睡光中所得。

同安偈曰：「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亦須詞。殷勤為唱玄中曲，空裏蟾光得也麼？」此為離戲；若論一味，可讀此偈。

藏馬來印，背皆負傷，感而賦此

重負曾經雪嶺寒，空坪曝背最難看，何時又荷茶包去，我欲將身墊馬鞍。

深夜為野干驚醒

驚破睡光一枕愁，野干深夜鬧山陬，何當廣顯慈心定，觸我光明使得休。

啓請每多越分

道中何似女垂髻，情竇初開豆蔻梢，恃寵不嫌過分請，半含羞愧半呈嬌。

慈心

何日慈心得到家，四生同處一蓮花，如今縱學常施食，種種還驚熟見鴉。

睡瑜伽

黑甜鄉裏盡無明，轉到睡光體便輕，莫謂癡眠成墮落，時逢知夢解飛行。

供水

豚蹄似與禳田同，杯水仰求越量宮，普爲群機非爲我，供雲便得遍虛空。

夢中口占

山中一朵自開花，不用栽培不敬斜，任運完成圓滿果，俗人呼作佛陀耶。

讀《金剛經》後

何來四相混天真，勘透三心總不親，寄語長齋求壽者，閻羅只找有心人。

淡淡吟

淡淡逢迎淡淡空，心塵淡淡有無中，開窗淡淡寒暄罷，淡淡雲天淡淡風。

夢兆

迷離夢兆喜心驚，轉念猜疑起瞋情，大好吉凶都不管，坦然癡睡發光明。

夢拈香佛前成半偈醒後足成

蒲團質朽常依殿，煙縷情長直達天，夢裏拈香成半偈，醒來還向佛龕圓。

答某老問守真常

焉用規模特地裝，超然表演守真常，送翁自笑狂無補，一別茅蓬百事忙。

無題

胸間一點露全身，始信從前理路真，取捨中邊都是妄，坦然任運自相親。

說法每苦太深

訪賢雪嶺過松林，曲徑雲迷步水音，記得神遊春夢裏，曾經路遠說來深。

無題

佛法何方不可去？南泉有句曾相許；莫嫌春意太闌珊，正是水流花放處。

奉答文劍如老師問作麼生

記得春風坐我身，渾忘四相早相親，如今也不裝模樣，依舊賜閒湖畔人。
賜閒湖在湖南省教育會之右側，師任該會祕書長，我任祕書。

偶感

青氈不受光明役，散位何勞心簡擇，無事陶然山水中，清風皓月都相適。

無題

寬懷但覺溪聲遠，湛定還餘月影圓，放下根塵開眼睡，拈來鹽醬印心傳。

無題

過去燃燈何處去？未來彌勒不將來；無心記取微塵許，三世玄門自展開。

無題

蒲團松下，拂子蘆邊，風浴山水，還吾自然。

無題

工夫要向魔邊過，妙訣無人看得破，記否明星未睹前，紛紛魔擾金剛座。

無死偈

橫通十方此身，圓裹三世一生，無我無心無死，不空不有不驚。

心地

心地何須人照料？風狂雨暴天常妙，當年苦計除相思，剩得今朝拍手笑。

誤會

花影月移心自繪，杯弓蛇動誰相害？閒觀苦樂本來無，盡是凡夫生誤會。

也慕

也慕晉朝名士風，陶然暫樂現前空，莊嚴佛祖道場事，一任因緣水月中。

見客

箇中無事可商量，舉措威儀自表彰，也不教人空過去，到來拈奉一珠糖。

寄屈文老

聖凡都是強安號，本地現成無所奧，識得無心當下空，普賢王位不行到。

客居閉關爲人祈禱

自嫌疏懶無志，獨處深川小寺，家園夢斷音稀，專管他人閒事。

惜時 五首

惜錢不若惜光陰，瑣事何勞自費心，拋得一分凡俗去，工夫積得一分深。

如對時間具恨心，不教空度一分陰，縱然日月遷流去，留得功勳著梵林。
長與時間作敵人，休教半刻枉勞神，一朝且寫一篇理，積得文章已等身。
隱逸禪林不老身，光陰競走奮精神，工夫別有超三世，不受時間限制人。
性海湛然知幾深，玄門那有九重禁？不將步履循烏兔，遊戲其中貫古今。

白顯三首依時間先後排列

白顯普陀度母身，綠岩碧海景光淳，烏巴花朵非空放，上有拙編儀軌陳。
白顯金剛薩埵身，崇高白淨絕纖塵，月輪圓滿胸中住，等放光明處處新。
白顯文殊童子身，天花飛舞滿壇春，空中幻化無人管，一任痕消法界真。

圓月

蟾蜍夜夜本周圓，大地遙遮上下弦，智者無須飛出去，空空自透萬重天。

餐次

趙州只贖一門牙，粒粒精英咬到家，自愧娘生全部齒，時多走失似娃娃。

施鳥雀米

且將法界當樊籠，無鳥不貯在此中，~~糶糶~~齋餘施主米，生機活躍智悲風。

癡願作花神

我如能作百花王，不放春神一日亡，沙漠也開陶氏菊，寰球到處設蓮塘。

雲態

半掩青山半掩溪，游移不定是雲栖，呈祥五彩人間瑞，紫外深藏一碧齊。

法身

何時不得法身安？何處不歸法界壇？豈只吾心常住法，法身照我也同觀。

延壽

生命早交佛主持，幾經艱險未忘之，非關定力能延壽，癡願待圓歸去遲。

從月球望地球

地球華麗似天藍，遠望真如月一般，混世塵埃誰識得？空人解脫眼光寬。

供水觀

清水幾杯供佛陀，絲毫價值本無多，誠心大願當觀想，供盡輪迴愛欲河。

夢空也法師講《楞嚴》，並賜我四字訣：了事絕因，情從果現，
續下二句

了事絕因，情從果現，中肯妙言，得未曾見。

供花觀

瓶供依然順日光，白蘭今早已開張，何須脂粉人同處，壇上好花也自香。

清光

幾分閒力積新詩，俗事難從腦海馳，不用留心敲夜月，清光一片少人知。

供花取其香

清馨戒德久栽培，相好莊嚴絕俗埃，村女慣聞予咐囑，無香不用送花來。

自然

非予獨愛自然神，蒙彼自然向我親，皓月常窺禪者志，花香先撲靜中人。

粗細未易相投

但問耕耘不問收，世間猶有此深謀，定功微細遷移處，難與粗心說理由。

有感

休嫌濁世惡緣凶，得力全憑看得空，不是如焚天氣熱，清涼幾個識南風？

供野花

五濁何堪供佛陀，花香不惜費錢多，深林邃谷天生就，未被園丁沾染過。

豬皮觀

難得心中常喜歡，豬皮且作海參觀，舌頭甘露常流注，不假山珍盛滿盤。

供本山野產蝶形花葉長似劍

潔白清香具蝶姿，葉形似劍曼殊持，無心計較錢多少，難得好花供及時。

順應

順應天然莫強求，素來無事可生愁，昔年酣臥沙場上，一任槍彈飛過頭。

鈔寫《護摩集》稿四首

尊身本是淚珠成，訴苦聲聲如此誠，縱令愚兒多罪業，親娘那得不原情？

就《綠度母火供儀》而言

配合菩提大願文，祈求果地顯功勳，群生早荷悲心攝，帶供連災一併焚。
消災延壽佛

世間惟仗罪生財，一語驚人解百災，弘法豈能憑白手？天王是以應聲來。
毗沙門天王

大樂陶融本自然，私心愛染便糾纏，從空直證金剛佛，妙供橫生四喜禪。

勝樂金剛

以上均詳見《護摩集》

心空不怕閻王

端緣罪業已深長，欲破魔軍卻自傷，寄語愚人須警醒，心空尚不怕閻王。

如來廣播

如來廣播到吾身，智浪悲波日日新，頑石聽之猶點額，癡人遲早證能仁。

常思

常思六道誰無罪，又恐雙親未往生，午夜孤修難得了，明朝拜懺矢真誠。

花姿

花姿月影驚心物，野火炊煙過眼雲，不是心靈多轉變，風光佛地更芳芬。

讀僧皎然訪陸漸達不遇有感

訪道孤僧撒手還，詩言欲遇未逢間，千秋以下同心讀，也得當時一片閒。

出處二首

美國弘揚記已懸，巴黎夢兆有奇緣，平生出處無私見，一任扶持佛與天。
關居雪嶺學參禪，未計煙霞作客年，一任繁華都市約，難離佛國便思遷。

壽算